

郿 鄠 劇

高山流水

远 南 枝 編 劇

蘭州市秦腔劇團演出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場 次 表

- 第一場 水的糾紛
- 第二場 你叫什么名字？
- 第三場 不敢明說的愛情
- 第四場 相遇的時候
- 第五場 誰同意誰？
- 第六場 換一換崗位
- 第七場 旧仇人和新親家

故事發生在某山區，一個叫環水嶺，一個叫核桃灣的兩個村莊。

劇中人：明珠：環水鄉高級農業社副社長。（前環水嶺田支部書記，實驗豐產隊長）

王老槐：明珠爹，高級社水利委員。（前環水嶺某小社社長）

喜元：高級社核桃灣生產隊青年隊長。（前核桃灣某小社青年隊長）

李茂林：喜元爹，高級社核桃灣生產隊長。（前核桃灣某小社社長）

明娘：社員。王老槐妻。

老漢：核桃灣派出修水庫的工人。

慶和：高級社基本建設隊小組長。環水嶺村人。

根丑

石柱子：核桃灣青年突擊隊隊員，核桃灣人。

長威

青年甲乙丙：環水嶺村青年團員。

姑娘：四人，高級社社員。

群眾四人：環水嶺村參與打架的人們。

序 歌

男：高山高來石头多，

女：走起長路好唱歌，

男：唱歌是为心高兴，

合：也因为高兴才唱歌。

男：十重山來九道川，

女：我們就住在山里边；

男：山上有村环水嶺，

合：山下八里核桃灣。

兩村不远親戚多，

十戶親家九不和，

若問因为什么事？

一条渠水惹風波……

〔歌声由远而近，幕啓：

第一場 水的糾紛

〔夏天，一个晴朗的夜晚。在山上环水嶺村外渠道旁，一条渠道，从山崖后的樹叢中伸展過來，渠道上叢生着雜草，放着鵝黃淡紫的野花。喜元——核桃灣某小社的青年隊長，扛着鉄鍬沿渠道上。

喜元：（望望天，焦灼的唱）

（五更）天高星星远，

雨云兒在那边？

盼云盼雨盼紅眼，

等云等雨望眼穿！

人沒有水吃挖老泉，
（轉勞子）庄稼缺雨叶子干。
只有这一条活命水，
流起來好象蝸牛爬高山！
〔从远处傳來喊声：喜元……

喜元：啊！……（着急）

〔喊声：水流小……流的太慢。

喜元：（拉長着嗓音）知……道……啦……

〔喜元用鉄鍬在渠道中用力往下蕩了兩下，扛着鉄鍬沿渠道向上去，下。

〔王老槐披衣上。

王老槐：（向四处望望，思想矛盾的唱）

（慢符）听得流水門前过，

我反來复去睡不着！

天旱下边村庄要用水，

我們不能引水把地澆。

南窪的南瓜干了叶，

北地的谷子黃了稍！

（緊符）想起來冬季积肥多紅火，

不怕北風寒冷大雪飄，

春耕競賽多熱鬧，

社員們个个情緒高，

难道說一年辛苦付流水，

眼看着青苗当柴燒！

虽然說他們用水該照顧，

我們粮食增產也重要。

管他規定不規定，

我先挖渠把地澆！

(一捶硬提)(王老槐跳过水渠掀石头，扒缺口)

喜元：(急上)誰？

王老槐：我！

喜元：(明知故問)你是那个村子的？

王老槐：我就是这个村子的，咋了？

喜元：我說水怎么流不下去，原來你們尽偷水呀！

王老槐：嘿！你这个青年人是从那兒蹦出來的，你說話嘴放干净点兒！

喜元：你說你这是干什么？

王老槐：(硬着头皮大声地)澆地。

喜元：按鄉里規定，今天該哪个村澆地？

王老槐：(答不上來了，指)你睜开眼睛看看……看看我們這一片庄稼！

喜元：你也去看看我們村的庄稼呀！

王老槐：我沒有那个工夫。(沒理找理)我們是合作社，得响应上級号召，增產糧食，不能守着叫庄稼旱死。

喜元：我們也是合作社呀！你們要增產，我們就該減產？

王老槐：(不理，埋头放水)……

喜元：(急了)你怎么还澆啊？你看这水都流不下去啦！

王老槐：我們就用这一口水，你們減產不了！

〔王老槐依然埋头放水。〕

喜元：(夺锹)你不能澆！(推王)

王老槐：这水是你的呀？

喜元：这水也不是你的。上級規定，今天該我們澆地。

王老槐：(强詞夺理地)上級也沒規定我們的庄稼該旱死。

喜元：你不講理！

王老槐：(往回夺锹)怎么？看見人家用水你就眼紅啦！誰不叫你住在水边上？

（唱連香）風砂碱地不長草，
溪水岸边苗青青，
既然是我在水边住，
你生气眼紅也不行！

喜 元：我問問你！

（唱緊符）
誰見過石头論斤買？
誰見過野草用秤稱？
你为什么買下長流水？
憑什么獨霸私占不通人情？

王老槐：（唱連香）

你少說这沒用的俏皮話，
奶黃沒退你充什么能？

喜 元：（唱）

你說我充能就充能，
今天你澆地就不行！

王老槐：（唱）我偏要澆，

喜 元：（唱）我就不行！

王老槐：（唱）你松开手，

喜 元：（唱）我偏不松！

王老槐：（唱）你的話當不了政府法令，

喜 元：（唱）不是法令你也得听！（一捶齊）

〔兩個人扒缺口，一個堵住……繼而互相爭奪鉄鍬，
一齊滾落在渠里。〕

王老槐：（喊）來人哪！來人哪！

喜 元：你們有人我們就沒人哪！（喊）根丑！根丑……

王老槐：（喊）下边村上來打人啦！

〔喜元奪下王老槐的鉄鍬，从渠道中跳出，一邊掙衣

服上的水。

喜元：誰打你啦？是你不講理！

王老槐：（從水渠中出，一邊抖身上的水）好！你打人，你們核桃灣人可憎極了！（從山崖后村中傳出人們走動聲……有人喊：“老社長！老社長！”“老槐叔……你在那兒哪？”）

王老槐：（大聲地嚷着）在這裡，你們來呀！你們看……我看咱們的庄稼干荒了，我就放了一口水……他們就这么厉害！（一邊拍打着濕了的衣服）你們看看！

〔王老槐氣洶洶地向着人聲來處急下。〕

〔喜元望望，停了一下，轉身跑下。〕

〔少頃，從環水嶺村中傳出一陣連續的鐘聲，繼而是人們的喊聲：“下邊村上來搶水打人啦！”“把咱們村人給推到水里去啦！”“誰不出來誰就是不愛護咱的村……”“誰不出來誰就是草雞……”“別睡覺啦！人家都打上門來啦！”“把石頭運到村邊房上去！快點兒！”“老鄉們集合啦！到村邊場上去……”〕

〔遠遠地傳來鐘聲，忽而清晰，忽而隱約……山下山上一片亂動喧囂的聲音，打破了山村夜晚的沉寂。〕

〔長時間的靜場。〕

〔明珠——環水嶺青年團支部書記。急上。她慌忙的一面向山下張望着，一面用綢帶系着因睡覺弄亂了的髮辮。〕

明珠：（驚訝的唱采花）

村里剛剛鐘聲响，
山下又傳來敲鑼聲，
驚得鳥兒繞樹飛，
家家戶戶点上燈。

我站在高处往下望，
核桃灣灯笼火把閃閃明，
人喧嚷，亂騰騰，
远远又听得叫罵声！
好象是一群人在山上奔，
樹影幌動我看不清！
我們村准备下石头瓦塊，
他們是鉄鍬棍棒密层层，
好象是呼雷閃电風雨到，
眼看就要鬧出大事情！
不知道這場糾紛誰惹下，
風波又該怎样平？
看來說服動員不頂用，
我赶快到鄉里报告一声。

〔明珠急下。少停。喜元和另外三个人叫根丑、石柱子、長盛的青年拿着鉄鍬上。李茂林——核桃灣某小社社長随上。〕

喜 元：（指水渠缺口）你們看！

根 丑：李社長，你看！咱們村人都沒水吃啦，他們还偷水澆地……

石柱子：他們有水的村，就是欺侮人，祖祖輩輩都是这样！我爺說：他們为爭水吃，打起架來，都用抬槍大炮……

根 丑：真的！我佬爺头上現在还有伤疤呢！

〔山后村中人声嘈雜，鷄鳴犬吠……喜元站在高处向山后張望……〕

李茂林：哼！他們又想吓唬人呢？

長 盛：誰怕他們哪！

李茂林：咱們唄！哼！誰不是見軟欺，見硬的怕呀！要是象早

先一样，群众們起來給他們个厉害看看，他早就不敢这样啦！

根 丑：（激起火來）上級光說不叫打架，你看这不打架行嗎？

李茂林：（輕笑着）嘿！這話你們說行，我們当干部的要是說了，可就有了罪名啦！

根 丑：你說啥！

李茂林：你們是群众呵！群众办了什么事，上級也沒法去怪罪。

長 盛：咱們用石头把庄稼給他們砸了。

石柱子：真自私自利……就該把庄稼給他們砸了，教育教育他們！

喜 元：（回轉身來順口附和地）憑他們这样，真是砸了也不虧！

李茂林：（故作无可如何地）唉！……

〔李茂林裝作沒聽見大家的話，轉身退下。〕

喜 元：（追了几步）爹爹……你上那兒去呀？

李茂林：我到下边看看去！（下）

〔一群小伙子，有的搬大石头，有的拿小石头，一齐往地里扔去。音乐起，一陣連續的泥水迸濺的响声，喜元見大家真的扔起石头來，慌忙阻擋。〕

喜 元：喂！你們这是干什么？不要把石头往庄稼地里砸了。

石柱子：誰叫他們偷咱們的水？

喜 元：咱們不要不講理！

石柱子：誰不講理？

長 盛：（拉石柱子閃开）走走走！人家是隊長哩！

〔王老槐和慶和、九魁等六七八一涌而上。〕

王老槐：（指喜元）就是他，別叫他跑啦！

〔王老槐、慶和、九魁直奔喜元，互相揪住厮打，其

他的人們打成一團，有的奪鐵鍬，追逐着跑下，有的揪在一起，翻滾着下，喜元被捉住。

喜元：你抓住又怎樣？

王老槐：有用處。（對慶和九魁）別叫他跑啦！他們破壞生產，上級來了，這就是活證據。不要忙……咱們不興隨便侵犯人權，不能綁他，也不能鎖他，還得想法把他放在牢靠的地方，不能叫他跑啦！得掌握這個“原則”辦事，聽見了沒有？

慶和九魁：聽見啦！走！

喜元：走吧！我看你們把我怎樣？

〔慶和、九魁拥着喜元下，山下人們吵嚷聲愈來愈近……王老槐張望，李茂林慌忙地上。〕

李茂林：（急喊）喜元！喜元！呀！王社長，我們少的和一伙小青年上來放水啦！你看見沒有？

王老槐：噢！李社長！剛才倒是有一伙子人往我們地里砸石頭，可不知道哪個是你的兒子？

李茂林：我聽說啦！你們村有人偷水，應該嗎？

（唱緊訴）

你們村本位主義太嚴重，

王老槐：（唱）

你們村見人家用水就眼紅！

李茂林：（唱）

你們村先顧自己庄稼好，

王老槐：（唱）

你們村破壞生產有罪名！

李茂林：（唱）

當干部就應該抽柴壓火，

王老槐：（唱）

你說的比唱的还要好听！

李茂林：（唱）

若不是干部們暗中鼓动，

王老槐：（唱）

要我讓步万不能！

〔明珠急上。

明珠：爹，你还在这兒！（看看李茂林）鄉里干部都來啦，在山半坡上正截着兩边的人呢。党委書記說啦，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，都得負起責任來，把群众动员回去。哪个村人不回去，就是哪个村人不負責任。……有意見提出來解决，誰动手打人誰犯法。

王老槐：（看看李茂林）……

明珠：爹！你也是干部，你还不赶快去！

王老槐：（对李茂林）你听見了吧！

李茂林：你也听見了吧？哼！

〔李茂林向着人声嘈雜处急下，王老槐随下，青年丙上。

青年丙：明珠，咱們村抓人家一个人……

明珠：怎么？

青年丙：咱們村抓人家核桃灣一个人！

明珠：在哪里呢？

青年丙：听說在村西破庙里头呢？

明珠：（急躁地）是誰領头抓的呀！

青年丙：不知道！

〔明珠、青年丙忽忽地向村子走去，下。

〔人們的喧嚷声与宿鳥驚飛的叫声混成一片。

第二場 你叫什么名字？

〔过場：明珠拿着一條又粗又長的繩子上。〕

明珠：（唱平調）

一場風波平息了，

月兒昏黃落西山，

鷄不叫來狗不咬，

家家戶戶把門關。

趁着那打架的人們正在开会，

趁着那好事的人們不在眼前；

我約上青年們一塊兒走，

一齐到村邊破廟去看一看。

（白）咱們都是青年團員，不能不去救，看着叫鬧起來，這象話嗎？

〔內喊：老鄉們回去！……〕

〔二道幕啓：同一天夜里在環水嶺村邊，一座古廟的遺址，磚瓦早已不見了，只剩下一個廟台和被乘涼歇腳的人們磨得光滑的青石台階。在舞台上露出一部分廟台上，扣着一個齊胸高大的鐘，有一株枝葉繁密的老槐樹從旁邊伸了過來，明珠拿着繩子和青年甲乙丙上。〕

明珠：（對青年丙）三多！你站在那邊看着人。

〔青年丙下。明珠和甲乙敏捷地跳上廟台，把繩子拴在大鐘鼻上，然後跳下台階，三個人抗着繩子一齐往一邊拉……〕

青年甲：咱們拉一點兒，往這個樹干上繞一道，省着一緩勁，

就拉不住了。

〔三个人繼續拉着繩子。〕

青年乙：（向幕側）三多！快！把繩子拴在樹干上。

青年甲：他看着人呢？

青年乙：沒有人來，鄉干部正給打架的人們开会呢？

〔青年丙急上，从地上拉起繩子又跑下，人們繼續拉着繩子，大鐘漸漸歪了，鐘口也漸漸地离开地面……喜元从鐘內出，明珠和青年們忙着圍攏過來。〕

喜元：（挺胸握拳，做出准备打架的样子，憤怒地）你們想干什么？

青年甲：你快走吧！我們是來放你的。

青年乙：（热情地）你还不信？我們都是青年团员……

青年丙：是真的，我們不同意打架。（指明珠）你看，是我們团支部書記，領我們來的！

喜元：（莫明其妙地）……

明珠：同志！你快走吧！

（指，唱）

你順着我的手往远看，

那里就是核桃灣。

你別走大路走小路，

免得路上出麻煩。

跳下这堰边是小路，

沿着小路往正南。

再走有一棵老柏樹，

樹底下一座小庙沒有神仙。

繞过去有一段难走的路，

一边是深溝一面是山。

这一段不过兩丈远，

爬过去順着溝坡就下了山。

喜 元：（余怒未息地，唱緊訴）

你愿意放我我不愿走，

告訴你“請神容易送神难！”

我又不是山上的鳥，

想抓想放随便玩！

你們村若是有胆量，

再扣我半載和一年，

我倒要好好看一看，

看一看，环水嶺怎样欺压核桃灣。

〔喜元憤憤地坐在庙台上。〕

青年甲：（生气地，唱勾調）

我們是好意來放你，

你反把好意当歹心！

青年丙：（唱）

你給誰吹胡子又瞪眼，

青年乙：（唱）

沒見過有你这样的人！

喜 元：（唱）

棒子打人陪笑臉，

誰知你安的啥心肝？

明 珠：（制止地）三多！增全！……

〔青年們一腔热情被潑了冷水，都不愉快 地 站 在 那 里，誰也不說話，明珠一时不知說什麼好。〕

青年丙：（突然地）明珠，咱們走！

青年甲：上哪兒去呀！

青年丙：回家睡覺。

明 珠：三多！不要这样……

青年丙：那怎么办哪？咱放人家，人家不愿走，咱还得用八抬大轿抬他下山哪！

青年乙：咱们放了他，他不愿意走，这可就不怪咱们啦！对啦！咱们走吧！

青年丙：（拉青年甲）走！

青年甲：明珠，走啊！

明珠：增全！等一会儿啊！

〔青年甲乙丙头也不回，气昂昂地下。少顷。〕

明珠：（和悦地唱岗调）

你坐在这里等到明天，

是不是还想闹事不愿完？

你来看月落西山半夜过，

露水重重湿衣衫。

难道说等着打架还有瘾？

难道说两家和好心不甘？

我们村有人得罪了你，

我们来陪礼放你下山。

既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

就应该能曲也能弯。

（俏皮地）

你何必当这样英雄汉，

有力气为啥不用在生产上边？

喜元：（从地上站起来）

（唱平调）

谁不是生产忙来工作紧？

谁愿意吃饱没事闹纠纷？

只因为天气旱人心如火，

你们村又来欺侮人。

明珠：（唱五更）

人多脾气不一样，
哪个村没有好事的人，
气头上有人办出糊涂事，
你何必记恨我们村？
事情闹起总要了，
了事还靠闹事的人；
只要是东风有来意，
不愁吹散满天云。

喜元：（缓和地唱）

多谢姑娘使好心，
只可惜环水岭上少好人，
若是都象姑娘你，
怎么能三天两日闹纠纷。

明珠：（微笑地）我不同意你这么說。（唱纱窗调）

山上和山下呀嗨，
相隔八里远噢呀嗨。
脚踏一塊土呀，
头顶一个天呀噢呀嗨。
同喝一条长流水，
同劳动在这山上边。
叫我看不是誰好和誰坏，
都是为自己打算盘。
誰都知有水就有好庄稼，
庄稼好来日子甜。
庄稼是你一塊来我一片，
水渠道明的暗的数不完。
为争水不光是村村常常打架，